

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

大字版

梁晓声

著

今夜有暴风雪

月亮好像挂在原来的地方，一寸也没动。那么明净，变得朦胧了。夜空的蓝色，漆黑，夜空似乎被来自宇宙之外的东西刮黑了。起风了，这风是突然刮起来的，异乎寻常的冷，朝她迎面横扫过来。她侧转身，感到一阵刺骨的冷。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所压迫着，而且辨不清方向。但方面已不深混合着，蓝混合着，深混合着，而且辨不清方向。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今夜有暴风雪

梁晓声 著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今夜有暴风雪 (大字版) / 梁晓声著. —北京: 中国盲文出版社, 2013. 5

ISBN 978 - 7 - 5002 - 4282 - 6

I. ①今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91316 号

今夜有暴风雪

著 者: 梁晓声

出版发行: 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

邮政编码: 100050

电 话: (010) 83190019

印 刷: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字 数: 179 千字

印 张: 22. 25

版 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02 - 4282 - 6/I · 852

定 价: 39. 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今夜有暴风雪	/ 001
顺嫂	/ 217

今夜有暴风雪

—

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，春节后，东北松嫩平原，仍然寒凝大地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

一辆从黑河开往嫩江的长途汽车驶入孙吴县境内不久，突然刹住了。一头羊站在公路正中，拦住了汽车。司机不停地按喇叭，它一动也不动，像具石雕。司机只得跳下车去赶它，走近才发现，它用三条腿站立着。这显然是一只被狼伤害过的羊，它失去了整条后腿，胯上血肉模糊。司机不禁骇然倒退一步。羊，却突然僵硬地倒下了。一位乘客也跳下了车，走到司机身旁，踢了死羊一脚，肯定地说：“是兵团的羊。”

司机愕然地看着他。

乘客抬起手，朝远处一指：“都走光了，放羊的小伙子连羊群都没顾上移交。”

司机朝乘客指的方向望去，雪原上，几排泥草房低矮的轮廓，不见炊烟，不见人影，死寂异常，仿佛一处游牧部落的遗址——那里几天前还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

团的一个连队。

乘客瞧着那只死羊：“奇怪，狼怎么没把它整个吃掉呢？”看了司机一眼，又说：“不捡白不捡，够吃几顿的，羊皮也小不了，我帮你搬到车上！”

“别，别……”司机皱起了眉，他觉得不是好预兆，用手势叫乘客把死羊拖到公路边儿去……

这辆长途汽车又开动了。

它开出不到一个小时，第二次被拦住。

手提包和行李卷儿连接在一起，在公路上“筑”起两道“路障”。十几个人站在公路边，从衣着一眼就可以看出，是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，有男有女。

司机只得将车缓缓停下。

知青们有的搬开了“路障”，有的围住了汽车。

司机打开驾驶室车门，用商量的口气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人不少，东西又多，先别急着上车，车上已经没有空地方了，等我动员一下乘客，给你们腾出点儿地方……”

一个男知青感激地说：“那你可真是个好人！”

司机砰地关上驾驶室车门，见“路障”已搬开，便呼地将车开过去了。

乘客中有人扭转身，朝后车窗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何

必呢，大家互相挤一点儿，就可以让他们都上来了！”

“让他们上来，一路准没好事儿！”司机嘟哝一句，加快了车速。

司机忽然从车镜里看到有人骑马从后面追赶，顿时神色惊慌。骑马的人转眼赶上来，却并没有拦车，超车奔驰而去。

司机暗暗吁了口气。

汽车顺公路刚拐过一个山脚，几乎所有的乘客都和司机同时发现，三台拖拉机并列在公路上，四个人站在拖拉机前，三个抱着肩膀，一个牵着马，虎视眈眈地从车前窗瞪着司机。

这里附近也有一个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。

“糟了！”司机叫苦一声，刹住车，双手从驾驶盘垂下，无可奈何而又忐忑不安地朝驾驶座上一靠。

一辆马车这时也从后面赶了上来，车上是刚才被甩下的十几个男女知青和他们的行李卷儿、手提包。

牵马的人走到车前，拉开驾驶室车门，对司机怒吼一声：“下来！”他是那十几个知青中的一个。

司机脸色苍白，十分惧怕，不敢下去。

有一个知青走过来，推开了那个牵马的，对司机说：“别害怕，他吓唬你，我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请

你打开车门，让我们上车吧！车上有我们，再碰到拦车的知青，我们保你平安无事，顺利通过！”

羊剪绒的帽子底下，露出两条短辫，一双俊秀的大眼睛恳求地望着司机。是个姑娘。

车门打开了……

汽车又路过了一个被遗弃在雪原上的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。

又路过了一个……

当这辆长途汽车开到嫩江火车站，天黑了。十几个知青拎上手提包和行李卷儿，跳下汽车，奔进了车站。

那个姑娘临走时还对司机说了声：“谢谢！”

车站内，站台上、候车室里，几百名知青在等待列车。他们随身所带的手提包、行李卷儿堆积得像小山。焦急、茫然、惆怅、沉思、冷漠、凄凉、庆幸、肃穆、严峻……各种各样的神色和表情，呈现在一张张男女知青疲惫的脸上。他们有的人从连队到这里，需要四五天。和伙伴们失散了的，大声呼喊着的，奔来跑去。丢掉了什么东西的，在别人的手提包或行李堆中翻找着，惹起一片片斥责、争吵。

托运处更加混乱，吹毛求疵的手续，认真过分的查看，咒骂、哀求、抗议、威胁……

角落里，在破碎了镜子的立柜旁，一个知青和一个身份不明的旅客正做着一笔买卖：

“三十元……”

“三十元?! 我从连队辛辛苦苦折腾到这儿，要不是无法托运我才舍不得……”

“三十五！再多一元也不加！”

“好，好，三十五就三十五！”

卖了立柜的知青，接过钱就走。刚走了几步，又转回来，还给对方钱，大声说：“不卖了！”抬腿一脚，大头鞋将立柜踢了个窟窿。接着又是一脚，又一个窟窿……

一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女知青跑过来阻拦，用上海口音嚷叫着：“你疯了！好端端的一个立柜，泄啥气！”

“哇！……”孩子哭了……

列车进站了。

几百名知青像狩猎一只庞大的野兽般，包围了每一节车厢的车门、窗口。

手提包、行李卷儿，纷纷从打开的窗口塞进车厢。

等不及从车门挤上车的，就从窗口爬。

“孩子别从窗口……”

已经塞进去了。

车厢里传出孩子的哭声……

另一个窗口，一场难舍难分的离别！

姑娘在站台上，小伙子在车厢内。小伙子从窗口探出身，姑娘拽住他的胳膊，哭着、喊着：“我不放你走！我不放你走！我不放你……”

小伙子泪流满面。

几个知识青年同情地望着他们。

有人摇着头，轻轻地说：“北大荒姑娘……”

车站上的广播喇叭响了：“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本次列车晚点四小时……下面广播天气预报，嫩江地区，零下二十四度。黑河地区，气温继续下降，受西伯利亚寒流影响，今夜有暴风雪……”

……………

这是北大荒四十余万知识青年大返城期间的一个夜晚，在东北最北边陲，在驼峰山上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师三团工程连战士裴晓芸，今夜第一次在边境哨位上站岗。

“六号坐标”矗立在积雪皑皑的驼峰山顶。它被寒冬包裹了一层霜的外壳，远远望去，通体反射着镀银般的冷冽的光。

月，凝冻在夜空，似一面冰块磨成的圆镜，刚用雪

擦过，连蟾宫的虚影也擦去了。夜空澄净，澄净得异常，令人感觉到潜伏着某种不祥，仿佛大自然正暗暗汇集威慑无比的破坏力量。偶尔，纱绢一样的薄云从夜空疾迅掠过，云影在苍茫的雪原上匆惶地追随着，稀寥的星怯视着大地。大地上的一切都显出畏惧，屏息敛气。没有风，伸出雪面的蒿草的枯叶，树木细弱的秃枝，都是静止的。荒原一片沉寂。驼峰山两峰之间的山沟里，狼嚎声不绝，引起近处村子里阵阵狗吠。狗吠声过后，愈加沉寂。这种凛峻的沉寂，是北大荒暴风雪前虚伪的征兆。

裴晓芸肩枪站在哨位上。她摘下棉手套，借着月光看手表——差七分九点。今天是她的生日，九点是她的诞生时刻。二十五年前，这一天，这一时刻，她从母腹中降生。刚生下来不会哭，护士倒提着她的身子，在她屁股上打两巴掌，她才哇地哭响。在她对这个世界发出第一声啼哭的同时，母亲猝然离开了人间，没来得及看她一眼，也许听到了她那一声哭啼……

是父亲告诉她的，在她的第五个生日，那天，父亲从幼儿园接她回家，她一路哭着闹着向父亲要一个妈妈。幼儿园的孩子们都有妈妈，为什么单只她没有妈妈呢？那是她幼小心灵首次意识到比别的孩子缺少什么，

首次感到生活对她不公正，首次向生活提出抗议，用跟父亲哭闹的方式。她不愿比别的孩子缺少什么，她要一个妈妈，正如向父亲要一个布娃娃。回到家里，她哭闹得乏了噘着小嘴生闷气，不吃饭，不睡觉，不理睬父亲。父亲是大学哲学系讲师，在社会科学方面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忠实宣传者。但在解释自身生活时，又是个带有宿命论色彩的人。

“别哭。”父亲对她说，“从小失去妈妈的孩子，生活中不止你一个。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忽然想要一个妈妈呢？”

“小朋友都说，妈妈比爸爸好。”

父亲呆呆地注视着她，许久无言。

“爸爸，我要一个妈妈，就要！”

父亲默默地从床下拖出皮箱，打开来，找到旧相集，把她抱在膝上，一页一页翻给她看。

所有照片，都是一个年轻而美丽的女人的。

父亲合上相集后，说：“她就是妈妈。”

妈妈？妈妈多年轻！妈妈多美丽！每张照片上的妈妈，都面露温柔的婉雅的微笑。那种微笑告诉别人，也告诉自己的女儿——我曾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幸福地生活过。

“妈妈在哪儿呀？为什么从来不回家？”

“妈妈在另一个世界。”

“我要到那里去，我要去找妈妈！”

父亲苦笑了。

“孩子，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是要到那个世界去的，但我们现在不能去找妈妈。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没做完的事，而你呢，还没有开始做什么……”

她不明白父亲的话。

“妈妈……死了……”

死——她明白。

她哭了。

“记住，妈妈是为生下你而死的。”父亲轻轻抚摸着她的头，向她讲述了在她出生那一天妈妈所经受的痛苦。

“妈妈是歌唱家，你想听妈妈唱的歌儿吗？”

泪珠从她的小脸蛋儿上滚落下来，落在花兜兜儿上，落在父亲手上。

宝贝，你爸爸正在过着那动荡的生活，
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……

唱片缓缓旋转，播放出妈妈唱的动听的歌声。

她觉得唱片就是父亲说的“另一个世界”，妈妈就生活在那里，在那里天天都唱歌。

妈妈的歌声冲淡了“死”这个严峻的字在她那颗幼小心灵中造成的阴霾。

父亲收起唱片说：“孩子，挑选一张妈妈的照片吧，由你自己珍藏。”

她凭孩子的意识得出判断，那些照片，不，妈妈，对于她也许还不如对于父亲那么重要。她从中挑选了一张最小的二寸照片。

从那一天开始，她那儿童的心理和情感世界，比一般孩子更早地趋于成熟，趋于丰富了。

以后，她经常在小朋友们面前声明：“我也有妈妈。”

“你妈妈在哪儿上班呀？”

“你妈妈怎么从来没到幼儿园接过你呀？”

“你是个撒谎的孩子！撒谎就不是好孩子！”

“骗人！狼来啰！狼来啰！……”

被羞辱所包围时，她就从兜儿里取出妈妈的照片，大声说：“喏，你们看，我妈妈！”

大声地说出这句话，她获得一种朦胧的安慰，一种

空泛的满足。

渐渐长大，她才愈来愈体会到，母亲对一个人，尤其对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时期，何等重要！人，首先是从母亲身上来洞察生活，认识生活的。也首先是从母爱之中体验到自己的存在价值的。父亲往往教会孩子用理智的眼睛去看世界，母亲则往往教会孩子用情感的眼睛去看世界。从小失去母爱的孩子，生活在其短浅的视野中难以展现全貌。仅仅这一点，就意味着不幸。

上体操课，她从平衡木上摔下来，左腿骨折，在家中躺了一个多月。父亲给她洗脸，洗手，洗脚，梳头。甚至给她剪手指甲和脚趾甲。有天，父亲给她朗读《海涅诗选》，她突然说：“爸爸，给我擦擦身子吧！”父亲怔怔地瞧了她一会儿，没有回答，没有任何表示，合上了诗集。晚上，她的三个女同学来到家里。父亲预先烧好了一大盆热水，备好了毛巾和香皂，找出了她需要换的内衣，而后对三个女同学说：“麻烦你们了。”便转身走出她的房间。门，被一个女同学轻轻从里面插上了。她们开始七手八脚地给她脱衣服，脱得一丝不挂……

同学走后，她无声地哭了。她虽然感谢她们，虽然觉得身体清洁爽适了，但内心却受到一种不能明言的挫伤，萌生了一种复杂的委屈……

父亲走进房间，她用被子蒙上了头。

父亲默默地在她床边站立许久才离去。她听到了父亲离去之前轻微的叹息，不知是为他自己，还是为她……

那一年，她十五岁。

从此，夜晚九点这一时刻，对她来说就变成神圣的时刻了。每到这一时刻，她就凝视着大挂钟，久久地凝视着。她那少女的心灵便超越了时间和空间，与另一个世界中的不曾见过面的母亲的心灵贴近了，融合了，合而为一……

少女的心灵具有特殊功能，愈是感到缺少什么，愈容易靠想象来弥补。想象总是比生活本身更完美更迷人。对母爱的殷殷向往和饥渴，使她对仅有的父爱更加感到不满足。

不久之后，父亲也被从这个世界上夺走了，那是在十年动乱的第二年……

她成了一个情感方面的赤贫者。对于情感需求极其细腻，内心世界稚嫩而丰富的少女，这种赤贫状态是足以风化灵魂的。

幸而，她熬过来了。

灵魂熬过来了。

灵魂孕育着对生活的一点点的希望，便不会像肝脏一样硬化……

此刻，裴晓芸又看一眼手表——九点。

这大概是她第一百次独自膜拜这一神圣时刻了。她摘下手套，一只手伸进内衣兜儿，摸出一个小小的塑料夹，里面夹着母亲那张二寸照片。端详着母亲的照片，二十五岁的上海姑娘情不自禁跪下了，月光将她肩枪的身影，清晰地映在雪地上。

她心中有许许多多话要对母亲说，在这个夜晚，在这一时刻。

她想说：“亲爱的妈妈，今夜我是这么高兴！我被批准成为战备分队的战士了！今夜我第一次站岗……”

她想说：“亲爱的妈妈，我肩上这支枪，得来可真不易啊！别人早就发给了枪。而我，在不久前才获得这样的信任……”

她想问：“妈妈，我，是同别人一样离开北大荒，还是留下呢？离开，这里有我感情上难以割舍的东西。留下，我会感到孤独，感到被遗弃……”

她想问：“妈妈，即使我回到上海，谁又是我的亲人呢？上海有我可以得到关怀，可以完全信赖的人吗？……”